

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山水,却不知道东北有一片浩瀚壮丽的红海滩。红海滩位于渤海湾东北部,地处辽河三角洲的盘锦市,总面积达20余万亩,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我们是近中午的时候,到达红海滩的,放眼望去,滩涂湿地里,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色非常耀眼。因为有了海水,所以,露出了不少土沟,这些土沟就成了一支天然的画笔,用各种线条来勾勒一片片的红海滩,有的像地图,有的像枫叶,有的像毯子,但真正名副其实的,这里是世界罕见的“红色海岸线”。

红海滩

简平

红海滩的形成绝非易事,海的涤荡与滩的沉积,是红海滩得以存在的前提;碱的渗透与盐的浸润,是红海滩得以红似朝霞的条件。从辽河上游带来的有机物与无机物混合成咸淡交融的物质,然后在这里的人入海处沉积,形成了退海之地——滩涂,没有这片全球保存完好、规模硕大的湿地,也就不会有红海滩的壮观。说起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湿地多是沼泽,泥潭处处,不知深浅,令人生出不安。而红海滩的沼泽地因为被红色覆盖,有着“疑似红霞落海滩”的诗意,所以让人心情愉悦,流连忘返。滩涂均为盐碱地,辽河三角洲当然

也不例外,但是,其他地方一概色彩灰黑黯淡,唯这里却红色盎然,生机勃勃,据说这是因碱和盐的绝配才能形成,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想想真是大自然给予此地的恩惠。下午两点多,起风了,风势涤荡。随之,涨潮了。海水迅速地从天际蔓延而来,我站在一处制高点,眼看着潮水一寸寸地将一大片一大片的红海滩逐一浸没,裸露的土沟消失了,潮水应和着大风,显得烟波浩渺,甚至又卷起了波涛。很快,这里还成了茫茫大海。可是,那耀眼的红色并没有完全被吞没,它们一次次地从汹涌的潮水中冒出来,于是,红海滩有了另一种奇观,它们在水中沉浮着,摇晃着,颜色变得更深更浓了,几近紫色;由于海水的切割,整个红海滩看上去就像木刻一般,呈现出一根根线条,一个块面,每根线条粗犷又坚韧,每一个块面坚硬又

确实,织就红海滩的是一棵棵纤弱的碱蓬草,这是唯一一种可以在盐碱土质上存活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无需人播撒,无需人耕种,在盐碱卤渍里,年复一年地生生死死,死生复生。碱蓬草每年四月长出地面,七八月为花期,九到

目前,虽然新冠疫情尚在美国及西欧各地疯狂肆虐,但是我国却只有零星的感染者了。通过这场灾难,可以看到我国人民的自律精神和尊重科学的态度。而且,由于人们养成了戴口罩、勤洗手等习惯,据说,今年患感冒的人也大大减少了。这也可算作坏事引发的一件好事吧。

2019年初,我和小刘(广宁)几乎同时摔了一跤。我躺了几个月。她却第二天就去做节目了。她热爱表演艺术。对工作全身心投入,换来了事业的成功。

那次摔跤之后,可以说,小刘大伤了元气。出院不久就住了进来。这次就再也没能出去。终于在今年6月25日病逝,终年81岁。我说:“她是真正穿了红舞鞋,跳到了最后。”

在她的追思会上,人们说:“她人虽去,她创造的角色将永留人间。”作曲家陈钢说:“她的声音是上译厂合唱队中一个响亮的女高音。她和其他队员一起创造了上海电影界一道亮丽的风景,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惊人的奇迹。”上影集团副总裁徐春萍说:“几代配音艺术家,对工作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奠定了上译厂80年代在配音艺术领域的高峰。”市影协主席任仲伦说:“上海的译制片是上海电影的骄傲,中国电影的骄傲。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译制片这些优秀

特别的一年

苏秀

在我们的剧本无不经反复修改,仔细打磨,不但句型长短要与原片一致,就是句号、逗号、省略号等也要尽可能与原片一致。导演要读每个人物台词,看看中文台词与原片人物的动作、神态是否贴切。这样,配音演员才更容易与原片人物融为一体。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为了找到一句最恰当的译法,讨论得热火朝天,甚至没听到午休的铃声。

早在四五年前,我和曹雷等人就提出过建立“上译纪念馆”的设想,目的之一就是保留剧本。现在为此,申请非遗,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希望,真是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好事了。

特别的十年

刘芳

我的2020年 责编:刘芳

断地覆盖旧的滩涂,一步步地走向海里。我想,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应该像碱蓬草那样,虽然卑微渺小,但也要努力地活出自己的一份精彩。或许这话说得太大,可是实实在在的,对于生活不抱怨,不自艾,振作精神,不屈不挠,永不退却,始终怀抱希望,眺望未来。

马尚龙电召吃饭,地点是顺昌路建国东路上的砂锅饭店,主宾是画家戴敦邦和师母,嘉禄兄等作陪。见到戴先生,自然先是鞠躬问安,师母总是随着戴先生的,从容不迫,优雅大方。师母大名沈嘉禄,本人名字沈琦华,旁边恰巧又是沈嘉禄,都人之字之差。师母爱说笑,总是在各种场合打趣,说我们三个是一家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跟师母很亲,在这点上,嘉禄兄也有同感。

尚龙说砂锅饭店要拆了,约我们这群“上海味道的门下走狗”在此一聚,权作道别。忽然想起,砂锅饭店对戴先生的意义更是不同。当年师母在上海第一纺织厂“三班倒”,从杨树浦回顺昌路的家,要转两辆公交车,路上耗时一个小时。每逢上中班,戴先生都要去17路电车站接师母,暑往寒来,风雨无阻。接到太太,戴先生偶尔会与师母一起拐进车站附近的砂锅饭店,那时还叫大庆饭店,买一碗阳春面,两人分而食之。据说只有发工资那天,手头宽裕,才会各吃一碗浇头面,算是改善伙食。直到1984年,全家搬到田林新村,戴先生接驾才告一段落。

戴先生说自己是受了顺昌路的恩惠,如今他在画坛有了一席之地,但始终称自己是“民间艺人”,就像当年邻里间的称呼,顺昌路的风情风景风尘,已然融入了画笔。戴先生老房子是在顺昌路永年路附近南文德里的一间石库门3楼。戴先生说,老画家丁悚一家住在离自己不远的恒庆里。1933年前后,丁悚在自己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协会,丁家也成了众多中国当代漫画家的聚居地。戴先生说,从永年路上的弄堂口出门右转,走十几米是顺昌路,再右转就是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至1952年间的校址,顺昌路560号。据说,丁悚之子大画家丁聪高中毕业后,大约有半年时间,在上海美专的教室画素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碰到因对刘海粟腹诽而对上海美专冷眼的徐悲鸿,他对丁聪的素描功底,还是表扬有加的。

这样看来,顺昌路还真是不凡。顺昌路,北起太仓路,南至徐家行路,长1300米。1901年辟筑自忠路以北段,名桂林山路,1913年,改名白尔路。自忠路以南路段以前叫菜市路,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17年,这段路上建了个1100平方米的室内菜场。直到1943年,整条马路以福建顺昌改今名。

嘉禄兄是作家中的美食家,且善画,他说顺昌路上还有一家百年点心店“盛兴”,更要去尝一尝。我还真去了,某个下午,碱面皮子包的荠菜馄饨,鲜甜极了。盛兴是破旧了,但旧得雅致且温馨。墙上挂的摇头风扇,春夏秋冬,四季都转,又慢,又静,又闲,与世无争。盛兴的账台没有办法用手机付款,店里也没有这个码那个码,排队付款的时候,倒是有一种时光倒流的乐趣,满是烟火气。

顺昌路上的老房子不少将要动迁,就在美专旧址的旁边就是一家旧书店,门前摆了两架子旧书。老板也实在,说搬走的很多都是老人家,家里这些书留着发霉,索性搬出来半卖半送。架子上正好有本丁悚的漫画,他曾是美专的教务长,他提倡的艺术要让观者直面尘世的笑影和泪痕,这样的艺术,大家才看不厌,看不够。



中国的西域发展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从中央政府到无数将士、使臣、商旅和以各种身份赴赴异域为稳定边防开拓疆域和睦邻邦的志士仁人,为这一伟大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甚至鲜血与生命。这一幕壮丽的历史篇章早就应该向大众普及。近日读张安福教授的《远略雄心——西域两千年》,如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活剧、一个个鲜活的身影浮现在读者面前。

长期以来,大家所知道的西域开拓和奋斗的人物只是那几位最耀眼的“明星”,汉武帝、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等,实际上,在开拓西域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何止千万,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强意志和维护国家安全开拓进取的无穷智慧,值得深入挖掘。本书选择了近百位与西域历史有关的人物,从西汉的张骞到清末的陶模,一些陌生的名字让

那些远去的身影

石云涛

我们熟悉起来,其中包括不同身份的人物,有官员、使臣、将士、和亲远嫁的皇亲贵族女子,也有在文治武功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普通人,有文人、学者、求法僧、艺人,也有异域王公,都是在中外交通和交流、西域的开拓和稳定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本书立足于新疆地区,自西汉以来设置西域都护府,进入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在东西方海上交通受航海水平限制未能充分展开之时,这里是中国与域外交通和交往的丝路要道。因此,保证西域的稳定和丝路交通的通畅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国家声誉疆土稳定的象征,中外交流和文明互动的孔道,是历代统治者深谋远虑和无数志士仁人倾注心血之所在。

“远略雄心”准确揭示了历代志士仁人的高瞻远瞩和雄心壮志。“大丈夫无它志略,当效张骞、傅介子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班超语)这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就是它的注脚。从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上那些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事业功名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他们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豪情和壮举动人心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独步铁门之外,巨万岭而投身”,为了追逐民族的理想和个人梦想,他们勇敢地踏上了漫漫征途,不惜生命。历史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普及这些历史人物和那些重大历史事件,是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热爱祖国正能量的重要文化资源。《远略雄心》这本书具有这种功能和作用,其中讲到的人物都是具有榜样力量的模范,具有激励人心催人奋发的精神力量。这是一本严肃严谨的历史普及读物。语言朴实,客观叙述,不夸张,不渲染,以纪实之笔展现历史的多种面相。张教授多年在新疆考察遗迹,足迹踏遍天山南北,因此在近四十万字的书中,能够展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让读者获得可靠的丰富的历史知识,简明扼要,流畅生动。

红得愈加如火如荼。我们欲罢不能,再次走了一回“红色海岸线”,一一经过岁月小栈、向海同心、廊桥爱梦、依水云舟、小岛闲情、稻梦空间、踏霞漫步等风景廊道。我觉得追随红海滩,也是在追随生机与羽翼。红海滩对面是号称世界最大的芦苇荡,时下正一派金黄。风吹苇浪,起伏跌宕,芦花似雪般飘向波光粼粼的湖面,与红海滩两相呼应,也更衬托了红海滩的艳丽。无论在芦苇,还是在滩涂,都能看见静静伫立或者漫步的鸟儿——这里是丹顶鹤繁殖的最南限,也是珍稀鸟类黑嘴鸥的主要繁殖地,有260多种、数十万只的鸟类在此栖息。忽然间,无数的鸟儿呼啦啦地飞起,我感觉一片一片的红海滩都因此被拉升起来,成了红云和红霞,在天空最深处自由穿行。

七宝杂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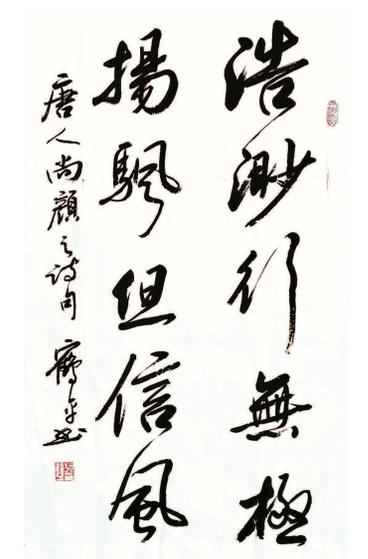
刘源春

茶楼闲坐 横滨港边烟景浓,三莺两燕逐西东。剪春新叶尤其绿,裁梦香花别样红。蜂至有声犹韵美,蝶来无语却心融。石桥拱影蒲溪上,傍水茶楼画画中。 玫瑰飘香 有情人在石桥东,闪烁流波乞巧瞳。忽向娇柔双手白,陡呈媚丽一花红。玫瑰此色怜恨里,桃叶今心醉恋中。不是闲香明月夜,街头巷尾两魂融。

如今的黄兴公园所在区域,原是一片广袤的农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居住在中农新村、松花新村、长白新村等地的杨浦区老百姓到现在的长海医院求医问药,若乘坐公共汽车要绕上一个大圈子。为节省时间与车钱,不少人都是选择直接从现在的佳木斯路、营口路附近的几条无名小路抄近路步行去医院,这中间必定要穿过的那片农田,就是如今的黄兴公园。

少年时因父忙于工作,我去长海医院经常是祖父领着去的。每次跟着祖父走过那片农田时,望着绿油油的蔬菜,聆听着不停鸣叫的蛙鸣声,都会特别兴奋。尤其是看到迎风而舞的无数彩蝶,我就会忘情地迈开双腿追逐它们。追着,追着,一不留神就摔倒在农田里,把农民伯伯辛苦种下的菜苗压坏了。祖父见状马上一边念叨“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一边气急败坏地一把将我从我地上拎起来,然后扬起右手狠狠地朝我屁股挥去。最惨的是,好几次为了抓蝴蝶,走着,走着,原本跟在祖父后面的我,竟然与祖父走散了。好在有着农田附近那棵高耸入

云“信号树”指引,我总能独自顺利地找到长海医院。每每走到树下,我便知道目的地就要到了。 这棵“信号树”就是如今安波路边上浣纱浜120号甲的那棵参天大树,这是一棵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银杏树。苍古的树干、遒劲的树枝、斑驳的树皮,这棵历经世代沧桑的银杏树,始终默默地屹立在农田边上。早年古树的西北角上是一座有着完整殿堂、厢房的土地庙。听祖父说,这座庙宇历史悠久,过去香火很旺。我曾经多次混在烧香的人群里溜进去玩耍过。后来土地庙被改成了一所简易农村小学。每路经此地,望着正襟危坐在殿堂里、捧着课本摇头晃脑高声诵读古文的小学生,便觉得这种仪式感很强的场景很像是在私塾读书,羡慕之情油然而生,好想能混入其中,随着这些小



扬风但信无拘 浩渺行无极 施鹤平

顺昌路上的烟火气

沈琦华

